

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

吕同六 主编

林 达 陆雨莉 副主编

莺之死

〔意大利〕维尔加 著

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

责编/杨清禄·封面/张振纲·版式/姚淑华

主 编 吕同六

副主编 林 达 陆雨莉

莺 之 死

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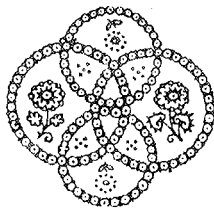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75 印张 2 插页 258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0300

ISBN7—5329—1316—3/I·1156 定价:11.80 元



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，鲁迅先生就殷切地发出呼吁：“介绍外国文艺思潮，翻译世界名作。”

外国文学名作，是人类文化的阶梯，是文化交流的桥梁。文学作品，能够帮助认识人类世界，促进互相理解，也能够为建设和繁荣本国的文学事业提供借鉴和启示。从五四新文化运动，至新中国成立，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，我国一代又一代文学家从外国优秀文

学作品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。

在文学作品中，中篇小说是很独特的一个文学品种，它既具有长篇小说的优势，又包容短篇小说的特点，而又自成一体。因此，中篇小说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也颇为繁荣发达。

从浩如烟海的外国中篇小说中，选取那些艺术上确有特色，已有定评的佳作，提供这些名著的优秀译文，来帮助读者开阔视野，拓展思路，博采众长，广为借鉴，以丰富文化生活，提高文学素养，有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，便是我们编选这套“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”的宗旨。

这套丛书选收十多个国家，四十余位著名古典和近代作家的五十篇上乘之作，上起文艺复兴，下迄二十世纪初叶，凡十卷，总计二百五十余万字。这些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的中篇名著，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。这套丛书因而具有艺术鉴赏价值、文学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。

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，除所选作品都是出自国内优秀译家之手外，编者还撰写了作者介绍和有关作品思想、艺术特点的扼要分析。

承蒙译者诸君的鼎力支持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热忱合作，本书得以编辑出版，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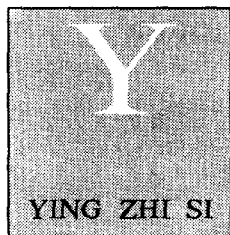
编 者

1995年8月

目录



莺之死	[意大利]/维尔加 马恒芸 云霄译 (1)
提香的儿子	[法国]/缪塞 成钰亭译 (88)
自杀俱乐部	[英国]/史蒂文生 汤 真译 (137)
五月的夜或女落水鬼	[俄国]/果戈理 满 涛译 (214)
保尔和薇吉妮	[法国]/圣比埃 亚丁译 (247)



莺 之 死

[意大利]维尔加

乔·维尔加 (1840—1922)，意大利著名小说家。

他出生在西西里，在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家庭中成长。大学法律系毕业后，对律师职业兴趣索然，却热中于文学创作。

维尔加早期写的作品多是爱情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。后来，他创立了意大利现实主义文学。主张真实地、毫不粉饰地表现现实生活，把目光投向最贫穷、落

后的西西里，展示普通人的辛酸遭际，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。

《莺之死》(1871)是维尔加早期的作品。一个羞怯而多愁善感的少女，她的肉体被修道院的围墙禁锢着，她的心灵被旧传统旧观念伤害着。她的爱情被摧残了。小说显露出对教会和封建宗法制的强烈抨击。书信体裁，通篇的主人公独白，使小说飘逸着浓浓的抒情味，情愫绵绵。

我见过一只可怜的莺，它被囚禁在笼子里，胆怯、悲伤、无精打采地躺在角落里的鸟笼，恐惧地窥视着人们。每当听见别的鸟在碧绿的草地上或蔚蓝的天空中欢乐地歌唱时，它总是用目光尾随着它们，两眼饱含着泪水。然而这可怜的囚徒并不敢反抗，它也没有勇气冲破囚禁它的牢笼。它的主人——两个可爱的孩子很爱它，尽管他们拿它的痛苦寻欢作乐，却总是给它些面包屑或讲些温柔的话来解除它的忧伤。可怜的小莺也想和命运妥协，它并不坏，不想用自己的痛苦来责备孩子们，它勉强地啄着小米和面包屑，但怎么也咽不下去。两天之后，它的头耷拉下来，第三天人们就发现它直挺挺地死在笼子里了。

可怜的莺，它死了！然而它的食罐子却还满着。它死了，原因是它小小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并非用小米就能维持，它不是因为饥渴，而是别的原因使它痛苦。

害死莺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两个无辜而残忍的孩子。正是他们的母亲给我讲述了一个不幸姑娘的故事。这个姑娘的肉体被修道院的围墙禁锢着，心灵被迷信和爱情摧残着。这是一个屡见不鲜的涉及某些人私生活的故事，一个胆怯而又多愁善感的姑娘恋爱的故事。她痛哭，怕人看见她的眼泪，她祷告，怕人听见她的祷词。她深深地陷于痛苦之中，不能自拔，终于身亡。我听完这个故事，立即联想到那只可怜的莺：被鸟笼禁锢着，不愿歌唱，伤心地啄着小米，耷拉着小脑袋，最后终于死去。

这就是我要把这篇小说题名为《莺之死》的缘由。

亲爱的玛丽安娜：

我答应过给你写信，现在我来履行诺言。来到这里已经二十天了，成天独自一人在田野里玩耍。你知道吗，我成天一人从早到晚坐在那一望无际的栗树林里，倾听鸟儿们的歌唱。我和它们一样欢喜、跳跃，赞美仁慈的上帝。我挤不出时间，哪怕是短短的一分钟也挤不出来，因此尚未写信告诉你，我感到现在更加爱你，因为我离开了你，不像往日在修道院里，我和你每时每刻都在一起。如果你现在也在这里，和我一起采花扑蝶；在烈日炎炎的中午，我们一起在树荫下乘凉，幻想着未来；在幽静的夜晚，我们手挽着手在月光下散步，欣赏昆虫们的合唱。要能这样，我该是多么幸福啊！昆虫们演奏的悦耳乐曲使我感觉到，我是在农村，我已经获得了自由。然而，每当傍晚我打开窗户的时候，有只鸟儿——我叫不出它的名字，它的悲伤的歌声，又使我眼泪汪汪。玛丽安娜，农村有多美啊！如果你和我一起在这里，那该有多好呀！在月光下或晨曦中，你会看到起伏的山峦丛林密布，蔚蓝的天空分外明朗，散落在山谷里的葡萄园点缀着一处处的农舍，远处浩淼的海水闪烁着波光。这里的山峰都很高大，而著名的埃特纳火山，就显得更加雄伟壮观。你不知道埃特纳火山从近处观看有多么漂亮啊！从修道院的凉台上远望埃特纳火山，它好像是个孤独的山峰，山顶终年积雪；在这里我能清楚地看见埃特纳的主峰及其周围的群峰，看清它们之间的深谷和山坡上的森林。从主峰上延伸下来的沟壑也在雪白的积雪上刻画出一道道黑纹。

这里一切都很美：空气、阳光、天空、树木、山岗、河谷和大海。我独自一人置身于田野之中，跪在林间的青苔上或坐在草地上，时而自言自语，时而热泪盈眶，时而仰望蓝天，赞

颂上帝缔造的这些美景。我觉得仁慈的上帝更喜欢我的这种赞美，因为我不仅衷心感激他，而且我的心冲破了教堂屋顶的束缚，融化于这浓密的森林和漫无边际的天空与视野之中。我们是上帝的选民^①，因为我们将成为主的新娘^②。仁慈的上帝缔造了这些美好的景物，难道不是供所有的人欣赏的吗？为什么他的新娘倒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呢？

感谢上帝，我非常幸福！你还记得罗萨莉亚吗？她曾试图说服我们相信修道院外面的天地比修道院里面的更加美好。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她的话，你记得吗？我们还讥笑她呢！这次我如果不离开修道院，决不会相信她的话。我们以往生活的圈子太狭小了：圣坛、几瓶发蔫的鲜花和小凉台。从那里看到的是一片屋顶，你若远眺田野、大海和上帝缔造的一切其它的美景，都只好象看西洋景一样，显得那么渺小。我们的小庭院，好象故意要使那高耸的围墙压抑树木生长一样，只有百步见方，就是那里我们也只能在院长姆姆的监视下，每天去散步一小时，还不许奔跑和嬉闹，……这就是我们活动的场所！

另外，还不许我们思念家庭，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正确。我是修生^③中最不幸的，因为我失去了母亲……但是，我觉得现在我最爱我父亲，胜过爱院长、爱同学和忏悔神父。我更加疼爱他、信任他，虽说我真正了解他才二十天。你知道我母亲丢下我的时候，我刚满六岁，就被送进了修道院。他们告诉我，我会另有一个家庭，有另一个母亲，她会爱我的……对，这些都是事实……但是，今天我对父亲的爱使我懂得，如果我的母亲没死，她对父亲的爱将胜过任何其他人。

① 指耶稣挑选出来从事宗教事务的人。

② 耶稣自比新郎，修女即是她的新娘，当修女亦即作耶稣的新娘。

③ 即修道院招收的学员。

每当父亲向我问好并拥抱我的时候，我内心里感到他对我那种爱，你是难于想象的！修道院里没有人拥抱我们，玛丽安娜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戒律禁止拥抱……，然而我觉得，看到自己受人爱戴有什么不好呢？

我的继母对我好极了，她只约束朱蒂塔和吉吉，却任凭我无拘无束地到处乱跑。我的天呀！如果她对待我像对待她的两个孩子那样，禁止在田野里奔跑，以免跌倒或中暑，那我该有多么不幸啊！你说是吗？她可能是对我更加仁慈，更加宽容，她知道我不可能永远享受这些欢乐，以后我还会关进修道院的……

现在我们还是别去想它！我过得很愉快，很幸福。我感到奇怪的是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害怕和诅咒霍乱……让上帝赐福给这场霍乱吧！多亏了它我才来到了这个乡村！要是它能多持续些时候该有多好啊！

不，我的想法是不对的！玛丽安娜，请你宽恕我。我现在感到愉快，可是有多少人遭到不幸啊！我幸灾乐祸，我应该受到惩罚！你不要以为我本性邪恶，我并没有恶意，只不过想和别人一样享受天主赐给我们大家的乐趣：空气、阳光和自由。

你看我怎么无意之中写下了这些懊丧的话！玛丽安娜，你别介意。我在最后一段上划了个大叉，你跳过去看好了……作为弥补，现在我给你描述一下我们的住宅。

你没有来过伊里切山，真是一件憾事！你父母为什么要跑到马斯加鲁齐亚去呢？那是个寻常的村庄！那里还是房子挤房子，加上街道、教堂！……我们见得太多了。应该上这里来，到乡村来，到山区来！这里上最近的一家邻居那儿去，要穿过几个葡萄园，跨过几处壕沟，翻过几堵围墙。这里听不到马车轱辘声，听不到教堂的钟声，也听不到陌生人讲话的声音，这才是地地道道的乡村！我们住的房子坐落在山坡上，紧靠栗树林，

四周种满了葡萄。这幢房子虽小，但光线充足，色调鲜艳，令人神往！它的每一扇门窗都朝向田野，朝向山岗，朝向树林，朝向天空，而不是被那令人讨厌的、色泽暗淡的围墙所遮挡。房前有一块平坦的场院，几棵栗树的枝叶像阳伞一样遮盖着房顶，树上的小鸟整天叫个不停。我住一个小房间，大小只够放一张床，窗户开向栗树林。我妹妹朱蒂塔住在我旁边的一个大房间里。我的房间虽小——爸爸开玩笑叫它斗室，我也不会拿它去换那大房间。我的妹妹衣帽多，她需要个大房间；我只有一件黑色长袍，把它叠起来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就行了。晚上，我呆在窗户旁边倾听树叶的沙沙声和那无名小鸟在远处歌唱，我心中充满了梦幻和希望，我感到陶醉。如果不是夜深人静令人害怕，我会通宵达旦地呆在窗户旁。

场院的另一侧有间草屋，里面住着庄户一家。这间草屋虽小却十分整洁，算得上是窗明几净！小孩的摇篮，睡觉的草垫，吃饭的小桌，安放得井井有条。要是拿我那小房间和这间小草屋调换，我倒满心情愿。我觉得这家人挤着住在这斗室内，会感到亲密无间，更加幸福，他们之间的情感应该更真挚、更完善。他们的心胸受到宽阔的大自然的陶冶，一旦置身这斗室之中，挤坐在这寥寥无几的家具之间，他们将感到更加愉快，更加亲近。

玛丽安娜，我都给你写些什么呀！我怎么写这些东西呢？……你一定会说我是个信奉异端的女人。亲爱的，原谅我吧！我的心情很不平静，不知不觉地写下了这些新奇的感受。离开修道院来到这里的最初几天，我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看什么都不习惯，这里的一切使我感到新奇，使我陷入沉思和幻想之中。你能想象得出吗？我就像一个生就的盲人，天主显灵使我重见光明！现在我对眼前的一切都习以为常了，我觉得我的情绪比以前稳定了，灵魂比以前纯洁了。我常常扪心自问，自

我反省，不像在修道院那样，对自己的亏心事进行躲躲闪闪的反省，而是通过对愉快和幸福的回顾，感谢赐予我愉快和幸福的上帝。我满眼热泪，凝望着月亮和星空，感到自己离我主更近了。

上帝啊！我的这些感受是罪过吗？你反对我离开修道院？反对我抛弃那里的肃静、孤单和沉思？反对我选择这里的乡村、自由和家庭？……如果我们那位仁慈的牧师在这里，他会解答我的疑惑，排除我的疑难，劝导我，安慰我……现在我遇到这些疑问，不明是非，左右为难，只有祈求天主启发我，开导我，帮助我。玛丽安娜，你也为我祈祷上帝吧！

现在我颂扬他，感激他，赞美他，我祈求他赐我永远待在这里。如果我应该成为他的仆人，永远放弃这些享受，待在修道院里侍奉他，全心全意地伺候他一人，我祈求他赐给我力量，赐给我感召，让我安于天命。我不配作他的仆人，我是一个罪人……每天傍晚我都看见庄户家坐在炉子前，一边给丈夫熬汤，一边数着念珠向上帝祷告。她怀里搂着大孩子，还用一只脚去踩摇篮，里面躺着她的小孩子。我觉得她祈祷时心情十分坦然，充满了对赐福予她的仁慈的上帝的感激之情，她的祈祷虔诚，天主一定能够听到。我祈祷时满怀不安和惆怅，提出许多与我的身份不相符的但我又无力摆脱的奢望，我的祈祷上帝能听见吗？

你看我给你写了这么长一封信！别生我的气，请你回我一封更长的信吧！我想了解你的一切，了解你的父母，了解那些使你高兴和不高兴的事，就象在修道院里休息时我们手挽手窃窃私语时那样。再见吧！我觉得跟你唠叨的不少了，但你还跟在修道院里那样，拉着我的手，面带着笑容，顽皮地听我讲述。给我写信吧！写上四大张纸（当心，少了四张我不答应！），它会把你要讲的话带给我的。多给我讲点，讲长一些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些什么？你想些什么？你都干些什么？你是否觉得厌烦？是

否玩得高兴？是否像我一样感到愉快和幸福？你是否想念你的玛丽亚？告诉我，你那件新衣服是什么颜色的！我知道你已有件新衣服，穿上像个小姐！告诉我，你们花园里有漂亮的花儿吗？马斯加鲁齐亚有栗树林吗？你看见过收葡萄吗？讲吧！我等着你，可别让我等得太久！

玛丽安娜，我的好姐姐，再见吧！我吻你一百下，希望你也回报我一百吻。

你的玛丽亚

一八五四年九月三日

于伊里切山

玛丽安娜：

这里听到的都是可怕的消息，看到的都是惊恐万状的面孔。霍乱在卡塔尼亚很猖獗，真可怕，一场大灾难！

话又说回来啦，没有这种恐惧和担忧，哪有这里的愉快生活呢！这些天来，我父亲不是去打猎，就是陪我去森林里散步，他怕我迷路。我弟弟吉吉在森林里奔跑，欢跳，嬉闹，爬树，天天都要划破衣服，妈妈（玛丽安娜，用这种亲切的称呼去称继母，真叫我难以出口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亡母的背弃……有什么办法呢，只能这样称呼！）一边责备他、拍打他，一边吻他，给他糖果吃，一天到晚忙着给他补衣服、洗衣服。她只知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孩子，这些孩子真有福气！她常常去厨房看佣人做饭，这时总要捎带着责备我什么都不会做，连饭也不会做。她说得对，我真是什么也不会干。这么大了，只知道在田野里玩耍，采摘野花，听鸟儿唱歌……我都快二十岁了，你明白吗？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。然而我爸爸却不忍心责备我，他疼爱我，总是说：“这孩子可怜，你们让她享受几天自由吧！”

每当我想起安息在卡塔尼亚墓地里的母亲时，泪水就夺眶

而出。来到这里以后，我更常常思念她，因为我觉得在我父亲现在的家里，自己是个外人。这能怨谁呢？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很少见到我，很少和我生活在一起。虽然继母责备我什么都不会干，她说得对，也是为了我好，谁叫我什么都不会呢！我妹妹性格不大开朗，不像我那样疯疯颠颠的。她爱我，我占用的那个小房间，过去就是她的衣帽间，这次放了我的床铺，她的衣物只好堆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她没有抱怨我给她带来的不便。吉吉仍旧是那样，可爱、活泼、贪玩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当他衣服撕破时，妈妈责备我不会补衣服，他总是跑过来搂着我脖子，报之以吻，以示安慰。我不会缝补有什么过错呢？修道院里谁教过我呢？按理说应该由我来补，朱蒂塔是个小姐，整天忙着整理衣服和发髻。她那些衣服和扎头的丝带都很漂亮，非常适合她，像定做的一样。她应该在这些方面多花些时间。她这个年纪不考虑这些考虑什么呢？前天她试新衣服，真是漂亮，我请求她允许我拥抱她一下，她未答应。她做得对，我会弄皱她的衣服的。玛丽安娜，我真傻，那衣服怎能像我这件黑麻布长袍，从来不怕弄皱！

啊！家庭生活真是天伦之乐！每天晚上父亲归门时，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，觉得家庭生活的纽带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。然而在修道院里，我们这些囚徒感到的是什么呢？是令人窒息的忧伤。你还记得吗？每当听到门房提着一串钥匙把门一一锁上时，我联想到监牢里的犯人，心里感到阵阵难受。我忏悔过，我补赎过，但仍旧摆脱不了这种想法。清晨小鸟飞来争食我撒在窗台上的面包屑，唧唧喳喳的声音将我惊醒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：我生活在家庭里，与父亲、弟弟和朱蒂塔待在一起（他们见到我总要向我问好并拥抱我）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在这里我不用做诵经、静默等功课，也不需要保持肃静。我跳下床，打开窗户，让空气、阳光、树叶的欢乐声和鸟儿的歌声一

齐拥进我的房间。白天，我只要高兴，就可以各处去玩耍。这里没有修道院常见的严肃面孔，没有修女，没有阴暗的走廊……玛丽安娜，让我对着你耳朵悄悄告诉你我的一桩大罪孽吧！我多么想让他们给我做条咖啡色裙子啊！……不要装衬架，绝对不要衬架，穿上它我可以奔跑，可以攀墙。也不要黑色的，黑色的衣服像我这件黑长袍一样，会使我时时想到卡塔尼亚的霍乱过去以后，我还要回到修道院去！……

还是别想修道院吧！我丧失了理智，我玩疯了！……玛丽安娜，请你宽恕我，我是开玩笑。噢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养了只小鸟，一只美丽、活泼、快乐的小麻雀。它喜欢我，会跟我讲话，飞到手上来啄食；它跟我逗乐，啄我的手指，弄乱我的头发。它的来历确实有点悲惨：有一天父亲用手帕裹着它递给我，手帕上满是血迹。可怜的小鸟也许是第一次学习，就被猎人打伤了翅膀！伤口幸好不重。可恶的猎人真狠心！看到它流的血，听见它凄惨的叫声（可怜的鸟儿在诉说那难忍的痛苦），我落下了同情的眼泪，伤心得都要谴责亲爱的爸爸了。他们都笑我，连吉吉都笑我。我给它清洗伤口，不曾希望它能活下来。然而你看，它现在活蹦乱跳的！有时它感到伤口疼，便偎依在我的怀里，唧唧啾啾地叫着伸出那只翅膀，好像在向我述说它遭遇的不幸。我安慰它，吻它，抚摸它，喂它小米和面包屑，它这才欢喜地飞到窗台上，转过身，面向着我，扇动着翅膀，张着嘴巴，伸着脖子，噤噤喳喳地叫着。

前天，一只可恶的猫把我吓死了。我的心肝——你知道我叫这小鸟心肝吗？——正在桌上玩耍，噤噤喳喳做着各种令人发笑的动作，把桌上的纸弄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大胆地、狡猾地望着我，好像故意要惹我生气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一只黑猫窜上桌子，伸出爪子要去抓它！我吓得叫了起来，小心肝也尖声叫着迅速钻到了我的怀里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那双颤抖的

手怎么把它捂到我怀里的。听到我的叫声，全家人都跑来了。继母责备我为件小事惊扰了她，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说猫吃小鸟是它的本份。朱蒂塔只是笑，吉吉唆使那只猫上我怀里来抢小鸟。我感觉到小鸟在我怀中不住地颤抖，它的心在怦怦地跳。我宁死也不能放开它！自那以后我总记得要关好房门，因为房间里有我的小鸟。那只可恶的猫，我真恨死它了！

我非常喜欢庄户的那只狗，虽然它不是纯种狗，却很高大，浑身黑毛。最初几天它总朝我狂吠，我见到它就害怕。而现在它对我可亲热啦，向我摇尾巴，舔我的手，蹭我的腿，用那聪明的眼睛向我诉说它的爱。它算得上我的保镖，陪我散步与我形影不离，一会儿跑到前面去探路，一会儿又跑回来迎接我。我只要一招呼它，它就知道该陪我散步去了（我一天要散步多次）。你大概也想听听它的叫声，看看它跳起来欢迎你吧！它的叫声和表情是多么亲切啊！

我跟你讲了我的狗，讲了我的小鸟，讲了那只恶猫，还没有跟你说说我在这里的邻居。我们在这里也有邻居，他们经常来探望我们，晚上陪我们一起玩，黄昏的时候与我们一起散步。他们住在山谷下面，离我们不远，我从窗户里就能看见他们的房子。他们姓瓦棱蒂尼，你认识他们吗？爸爸、妈妈都说他们是好人。他们家有个女儿，叫安内塔，和我同岁，我们已经交了朋友。当然不是我和你那样的朋友，你别吃醋！我爱你远胜过爱她，我也希望你爱我胜过爱其他朋友。

你什么时候给我写信？你让我等你的回信足足等了十四天！你看我立刻给你回信，而且写得很多。如果你让我再等十四天，还说什么你像我爱你那样爱我，像我吻你一百次那样回报我一百吻，那我就要爱我的新朋友胜过爱你了。你考虑一下后果吧！

附言：

我忘了告诉你，瓦棱蒂尼家里除安内塔以外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年青的小伙子。他经常和他妹妹一起来，名叫安东尼奥，然而大家都称他尼诺。

九月十七日

玛丽安娜，你怎么不上这里来和我们一起散步，一起玩耍呢？我多么想时时刻刻拥抱你并告诉你：“你看这儿有多漂亮！你看那儿有多好看！”我要让你看看我是多么幸福。真的，我感到无比的幸福！你要是能来这里有多好啊！……

昨天傍晚，我们和瓦棱蒂尼一家去栗树林里散步。那片树林非常漂亮，玛丽安娜，你要是看见也会这样说的！芬芳的树荫透进几缕晚霞，树梢在飘荡，鸟儿在歌唱，映衬着这寂静的森林。变化万千的树枝遮盖着纵横交错的小径（如果这会使你产生什么不快的话，那就是有点害怕）。干枯的树叶在脚下沙沙作响，间或有被惊吓的小鸟仓皇飞离，把它身边的树叶剧烈震荡。哨兵——就是那只狗，高兴地跑上前去，冲着逃离的小鸟一阵狂叫。安内塔、吉吉和朱蒂塔相互搀扶着边走边唱，尼诺先生背着猎枪紧跟在他们身后。其余的人离我们很远，不时大声召唤几声，要我们不要跑得太快，因为坡陡难行。尼诺先生也有一条狗，是一条白毛带黑斑的猎犬，名叫阿里，和哨兵已建立了友谊。朱蒂塔和安内塔每走一步，她们穿的长裙都要被树枝挂着；我可不，我跑呀！跳呀！从来不会绊着，树枝也不会挂破我的黑色长袍。尼诺先生走近我劝我小心点，不要跌跤。他还替我担心呢！这个小少爷！……如果不是害臊，我敢和他赛跑！朱蒂塔每走一步都喊累。玛丽安娜，这些女人算什么呀？走不上十步就要男人搀扶，每遇到一处矮树丛就要挂掉一片衣服！还是我的黑长袍好！尼诺先生多次把胳膊伸给我，好像我需要他搀扶似的，我才不呢！他是故意惹我生气！否则他为什么